

一個中農的家庭

黃 穗 著





黃 穗

一個中農的家庭

新文藝出版社

• 1955 •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一個中農的家庭來反映江南某農村的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成長，和鞏固壯大的鬥爭過程。這個社從互助組轉社時，社員情緒都很高，但由於幹部辦社沒有經驗，加上富農的陰謀破壞；以致部分中農鬧退社，連老中農閻老葵也動搖了。當時，如果老葵退了社，其他的中農或貧農就可能跟着退社，社便要垮台。老葵的新媳婦是一個貧農出身非常純潔進步的村婦女幹部，是這個社的副社長，因此，這個家庭裏面便發生了極其尖銳而又細緻的思想鬥爭。由於黨的正確領導，由於徹底揭發了富農的陰謀破壞，合作社獲得全面豐收，不但老社員全部穩定下來，退社戶要求重新回社，而且鄰近各村羣衆都來要求這個社擴大吸收社員，辦成大社。

一 個 中 農 的 家 庭

著 者	黃	穗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國 風 印 刷 公 司	
	(上海新開路568弄437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775) [I II 124]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3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7/8
1955年4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8100 冊

定價 一角八分

新媳婦陳杏珍一向是愛說愛笑活潑潑的姑娘。娘家苦，父親早過世，哥嫂也因爲餬不過口而分家出去了。留得她和娘種了幾分地，不能過活，母女倆便幫着人家去做些耨草、摘棉花等田頭零工。杏珍的手腳靈巧，生活好，人家都很歡迎她，娘也從來不會打罵過她。因此，家境雖然清苦，精神倒很愉快。在她那寬坦而秀麗的眉宇之間，常常流露着一種不可遏止的天真無邪的稚氣，她純摯、熱情、達觀明理。村上人人都誇讚她，說她越長越標緻，越大越能幹了。

鄰近閭家村有戶中農叫閭老葵的，他妹妹就嫁在杏珍她們村上，住的離杏珍家也不遠。那女人很歡喜杏珍，便一心要給阿哥的獨子榮華說媒。老葵家也是個勤勞的人家，聽說新媳婦這樣巴家會做，自然沒有不歡喜的。那時候杏珍年紀還輕，江南又沒有解放，婚姻當然憑娘作主；娘呢，想想自己這樣一份窮人家的女兒，能匹配上個有吃有用的中等人家做媳婦也是好運氣，便一口應允了下來。

頭年定親，第二年江南便解放了。杏珍由於階級出身的關係，參加地方工作非常積極，特別是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工作隊同志有心着重教育她、培養她，她成了鬥爭地主階級的骨幹分子。在那火一樣的階級鬥爭中，地主鬥倒了，她家和別的貧雇農家都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從那時候起，她那純潔、熱忱的良心就對自己下了命令：『堅決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從那時候起，只要政府有號召到村上，她就第一個帶頭響應，不論生產運動或其他工作，她都積極負責地去幹。羣衆擁護她，選她爲村幹部——村婦女會主任。她的名聲就遠近傳揚了。

一直下來，積極工作的杏珍，對自己的婚事還沒有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去注意它。但閭家却聽說新媳婦當了村幹部，出頭露面很能幹，深怕她變心不嫁，便緊緊催促媒人定喜日娶親。這使杏珍平靜的心田裏，壓上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她不得不考慮到，婆家到底好說話不好說話？對象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她存心打聽一下，但又怕難爲情。因此，她只是把喜日往後推延。那做媒的親戚倒也聰明，猜到了杏珍的心思，便通知閭家侄子先來走動起來，老葵果真打發榮華到媒人姑媽家來了，並由姑媽帶着去看杏珍。杏珍雖然處理別的問題很老練，但對自己的婚事却非常怕難爲情，竟暴露了她和那村婦女主任的身份極不相稱的一種農村姑娘的羞澀態度，她急急的避開了榮華，還是她娘出面和女婿寒暄了一番。榮華也不大會

講話，只有媒人姑媽倒講了阿哥家很多好話。一對未婚夫妻第一次的會面就這樣過去了。

那天晚上，杏珍雙手托着發燒的面頰，對着青油燈想心思：『他人倒長得還好，身強力壯，五官端正，看到我也紅臉了，很老實呢……』轉而又想：『不知他勞動怎麼樣？看那個結實樣子該不錯的吧？……』想想，想！從未婚夫想到了阿公、阿婆、小姑子身上去：『唉！他們連一眼也沒見過，是好在歹怎麼猜得到啊？』杏珍倒在牀上納悶。娘從外屋洗理好碗碟也進房來了，見女兒一聲不響地歪在牀上，多少也猜着了幾分心思。娘溫存地在女兒牀沿邊坐下：『好孩子，你脫了衣服好好睡吧，郎婿也看過了，心也好定了。』杏珍臉朝裏壁一轉，沒答話。娘接下去說：『人家生的有相貌，姑媽說種田也是一把好手哩！』杏珍從鼻孔裏擠出了一句話：『誰知道他爺娘好不好侍候？』娘便把姑媽媒人說過的話向女兒重述了一遍，歸納起來的意思是：阿公脾氣躁點也好商量，阿婆好比一盆溫湯水，很好說話，小姑子年輕上學校不管事的。杏珍對這番話半信半疑，決心要自己去了解一下才能信得過。

但想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呀，杏珍往閭家村那個方向跑了幾次都是半路折了回來：『哪有沒過門的媳婦去了解婆家情況的？』她左思右想，想到了一個辦法。她想到在鄉政府開會，常常碰到閭家村村長、互助組組長閭炳福同志，問他，他一定不會騙人的。有一次，在村幹部聯席會議上，杏珍按着忐忑亂跳的心腔問了閭村長，閭村長沒等她說完，就哈哈大笑道：

『我早知道你是我們閭家村的幹部了，你不問我也應該把情況告訴你呀！』這一說，說的杏珍又難爲情，又跑不開。閭村長看到她這樣爲難的樣子，便正經地對她說：『現在老葵家也是互助組員，老葵本人是個爛泥大砲，好人引他走好路，壞人煽他出頭頂事做『硬好漢』；不過，閭村長說老葵女人很老實，過去時常受丈夫打罵，榮華是個可以教育的好青年，過去怕父親，除了做活以外，不能常出來參加社會活動；說到這裏，閭村長還特別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你來了以後，要好好幫助榮華進步呀！』』

閭村長這席話，打動了杏珍的心。她想閭家既然也參加了互助組，總不會落後到哪裏去，何況榮華有品貌，也要求進步……啊，就這樣決定吧！

至於閭家呢，早已知道杏珍人才、品貌、勞動門門都好，娘家在土地改革時，分到了田地房屋，生產年年見高，也配得上他閭家門戶了。阿婆以爲這樣如心的新媳婦真是打着燈籠也難得找到的，老葵的思想上更還有另一路打算，那就是他過去參加互助組，原本因爲田多勞動力少，老葵的女人因過去坐產得病不能參加主要勞動，在組內有時大概搶先搶後發生過一些問題，他就盤算着媳婦娶過門以後，在組內不吃虧就算了，要不然『我老子退組單幹也沒啥了』。所以，他催親催的很急。兒子榮華當然也想越早娶媳婦越好，一方面是爲了媳婦漂亮，另一方面是爲了媳婦進步能幹，來家可替他撐腰，不會老被父親的氣焰壓的抬不起頭來，

所以他樂得奉命去央求姑媽早早催定喜日。

但是爲結婚却發生了新的問題。榮華和杏珍是媒人介紹的，雖然現在男方對女方很羨慕，女方對男方也可以，但在感情本身究竟都是很勉強的，爲了實行新法結婚，媒人姑媽安排他們去區上登記。杏珍開頭硬不肯去，後來終於也被說服了。兩人雙雙去到區上登記，沒想到在這裏發生了一場很不愉快的插曲：

登記員看了看這對青年人，先問過女方姓甚名誰，今年幾歲以後，便問她：『你是青年團員嗎？』

『是！』

『在村上担任什麼工作？』

『村婦女會主任！』

登記員很誇讚了她一番，因此也同樣以讚賞的口吻轉問男方，問過姓名年齡以後便直截問道：『你也是青年團員，或者是……？』登記員以爲男方一定更進步。

『都……都還不是！』榮華已經面紅耳赤了。登記員用驚奇的眼光看看男方又看看女方，杏珍的心怦怦地亂跳，登記員終於先鎮定下來了，繼續問道：『那麼，你是民兵嗎？』

『是！』榮華急的從牙縫裏擠出來這個『是』字。

『你常去放哨站崗嗎？』

『不大去！』榮華冒着滿頭大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杏珍再也受不住那麼大的刺激，她認爲未婚夫還不是一個青年團員，對她是莫大的侮辱。她不能再站在那裏聽登記員好心勸說了，當她轉身跑出登記處的時候，她好像聽到登記員說了兩句話：『你要好好幫助他，』『你要好好向她學習！』

杏珍跑的飛快，榮華自知落後，也不敢去追她。杏珍一回到家，見到娘就像受屈的小孩似地『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娘也被哭的傷心，哽咽着問：『心肝肉呀！出了什麼事啦？』杏珍盡是哭，引來了左鄰右舍許多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有的說：『人家是份有底子的人家，郎婿才貌也配得上，還有什麼不如意的呢？』但也有說：『杏珍是婦女會主任，人家還不過是個民兵呢！』杏珍一聽到這種話，便哭的更厲害。娘這才摸清了女兒的心思，便邊責怪自己邊安慰女兒似地說：『只怪你爺死得早，我慣了你東跑西跑，當上了個幹部就瞧不起人家了。人家郎婿品貌好，做活好，說不定以後還會當個生產模範呢！』這番話，杏珍倒也還聽得進去，鄰人們也都朝好的方面勸慰她，個別知道爛泥大砲家底細的還進一步勸說道：『你郎婿好比是一張白紙，見紅染紅，見黑染黑；過去是他阿爺管得緊，以後你去了還愁什麼呢？』杏珍慢慢平靜下來了，鄰人也各自退去。娘替杏珍煮了兩隻大雞蛋，讓女兒吃了安

睡。杏珍在牀上，睜着兩眼還盡在想着自己的未婚夫：『他是張白紙，這話說得不錯，登記員問話時，他沒有撒謊，看他那個坦白老實的樣子，是一個好青年呀！』此刻，杏珍原諒了榮華，思路引她從好處想去。

榮華一路悶悶地回到了家，沒吃夜飯就上牀了，他怪來怪去總怪自己落後配不上她。『看她今天不高興呀，我恨沒有胆量剖開心肺給她看：我榮華早下定決心跟你學習進步的啊！』可他忽然想到『她會不會變心不肯嫁我了？』他的心，跳的比登記員問話時還要厲害，全身也燒的火燙，一會兒把被子蹬到腳後跟，一會兒摩拳擦掌敲腦袋，一會兒起牀，一會兒睡下，左右還是個睡不着。他就悄悄地跑到灶間裏掀開水缸蓋喝冷水。娘聽到了連忙起身給兒子燒水喝。老葵却在自己房裏罵開了：『就要娶媳婦的人了，還一點不懂事，半夜三更喝什麼斷命水？』這回娘覺着孩子燒的厲害，沒理老頭子，輕手輕腳給燒開了水，囑咐兒子慢慢的喝。榮華一口氣喝了三大碗水，心口覺着清爽些了，躺在牀上睜着兩個大眼盤算明天找炳福叔叔商量去。

炳福當然是非常希望杏珍嫁過來的，這他多半從村上可以多一個好幹部方面打算，小半也從榮華要求進步這點上着眼。特別那時候炳福和他的大部分組員正都在醞釀轉社，除了他自己以外，雖然才選出不久的副組長閻小昌也還積極活躍，但一則由於他過去不是種田出

身，二則他女人常常扯腿，影響情緒忽高忽低。爲此，炳福更希望杏珍能早點來，可以幫助他一臂之力，在婦女們中間起作用，好使農業生產合作社早點辦起來。想到這裏，炳福便一路心思的鼓勵榮華：『杏珍來了，你要好好的向她學習，她還是鄉裏團支部的委員，你要爭取在她的幫助下光榮入團呀！』榮華得到這樣圓滿的答覆，自然意外高興，他就一心準備着老婆來了，『好好向她學習』了！

終於定下迎娶喜日了，去給新媳婦抬花轎的正是炳福和另一個互助組組員閻興根；炳福是一心想給村裏抬個幹部來，他眉開眼笑地担負了這個不是村長和互助組長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在杏珍娘家的堂屋跟前，炳福就和杏珍攀談起村上辦社的事情了，杏珍她只要不說私事，在任何場合下都非常大方，毫無忸怩之感。但當時杏珍最注意的倒還不是炳福一遍又一遍提到的要她去起作用的問題，她最留心的就是阿公報名入社了沒有？榮華態度怎麼樣？所以當炳福說到『你阿公家現在雖不積極但也不反對，至於榮華他早就來向我表示入社態度了』的時候，杏珍心上的塊石頭落了地，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覺得自己的身心都突然輕鬆了。炳福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內心也就更加讚賞她。鄰人們幫杏珍的娘搬出了酒席，請炳福他們吃了，大家便催着杏珍打扮上轎。人們打鑼的打鑼，放鞭炮的放鞭炮，媒人報說新娘子準備上轎了，娘便哀哀大哭起來，痛着自己心上的肉嫁走了；杏珍卻沒有哭，鄰人都奇怪

地說着：『女大十八變，上轎還要變一變呀！』『看她那股定心的勁兒，多半對婆家沒意見了吧！』炳福也按着老式子讓新娘子上轎，可杏珍堅持不肯，由一班年輕小姊妹們陪送着她走在空轎子後面。娘看着這個樣子邊哭邊說道：『破風俗的姑娘呀！娘也管不着你了！』

二

杏珍嫁到閻家以後，公婆當然很喜歡她；丈夫榮華呢，更不要說了，覺得自己到底娶了她來，光榮得很，結婚當夜就娓娓地向杏珍提出了保證：堅決跟她一條路綫。可是，杏珍却因新到閻家村，人地生疏，對村上工作未免覺得有些插不下手去，所以，內心產生了一種輕微的苦悶；但是，凡是炳福交代她去做的事情，她都能很好地去完成。

杏珍對工作有些被動，這在她的公婆和炳福兩方面都看出來了，兩方面就同時對她抓緊進行了教育。阿婆馮愛蓮，原來是個沒主見的人，半輩子都屈服在爛泥大砲的拳頭下過日子，對丈夫百依百從，還落得個拳打腳踢，現在，老嫗又要她管好媳婦了；阿婆一來怕丈夫發砲脾氣，二來也擔憂媳婦不安家，便時常在杏珍面前說着：『你阿公不喜歡東跑西跑的，沒事多在家裏坐坐，養養神也是好的！』杏珍聽了也沒說『是』或者『不是』，有時被說的煩

了，她就進自己房裏去翻讀識字課本，但很自然的回味着婆婆的話，有一種不安的預兆縈迴在她腦際。另一方面炳福也經常的找她談話：『村上幹部不多，你是利民村上有威信的女主任，辦合作社是社會主義事業，你要出來做骨幹，起帶頭作用呀！』杏珍當着炳福的面也沒多說『好』或者『不好』，但她的實際行動却是一天比一天顯得積極活躍起來了。她沒得到公婆的同意，和炳福他們幾個骨幹一起，到二、三十里路開外的金土根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參觀；她訪問很多社員，又聽了金社長的報告，初步懂得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也學到了一些辦社經驗；回來以後，她同炳福一樣，辦社決心更堅定，帶頭的事情總是一路向前。她挨家挨戶去進行宣傳動員，對扯腿的婦女格外地耐心說服教育；對有些怕吃虧的中農，就拿金土根社的一戶中農入社前後思想變化的實例去教育他們：『他們那裏有一戶中農叫金火生的，他要入社，他老子死不肯，金火生急的沒辦法，就瞞着老子去報名；可是社裏呢，却說入社要『全家通』，老子當家的還是要老子通了才好報名。那金火生是個青年團員，真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悶在牀上三天三夜不吃飯。這一來，可把娘老子急壞了，只好勉強去報名入了社。但入社以後，也還是三天穩定四天動搖的，一直到那又大又多的棉桃兒結在他們家地上的時候，才算把盪着的心穩定下來。後來，秋收一分紅，他家純收入比往年增多了好幾成；哎，全社增加百分之六十純收入的那戶社員就是他家呀！』好多中農都被她這個具體生

動的實際例子說服了。她的阿公爛泥大砲當時也被說動了心，表示『小輩要參加，老輩子沒意見。』這樣，不過十天，炳福的老互助組十八戶，一戶也沒漏的報名入社了。

十八戶人家當時要求辦社的情緒確實是很高的，只要一聽到開會，十八戶人家男、女、老、小都各帶櫬子來了。縣委派來了解情況的工作幹部，是他們區原來的區長，他一看也很高興，說這個互助組真有名堂，來開會的人比開村民大會還多哪。所有的男、女、老、小碰到他也都笑嘻嘻地問他：『區長同志，你來幫我們辦社的吧？炳福、杏珍都說過，我們辦過互助組再辦合作社，將來有拖拉機耕田到社會主義呢！』根據這樣的羣衆情緒，和有這樣的基層領導骨幹，縣委批准試辦了。區長留在村裏具體掌握，他的工作崗位一般就叫做駐社幹部。炳福也不兼村長，專職辦社了。

區長先召開了一個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會議，再摸摸領導骨幹的決心。當時全村只有閻炳福一個黨員，陳杏珍一個團員，列席這個會議的還有副組長閻小昌，組員閻興根二人。炳福第一個表示道：『我在縣裏黨訓班學習時候，記得最清楚的一條，就是農民必須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我是黨員，我一定要爲自己和全體農民都走這條道路奮鬥到底！』杏珍也顯得特別興奮，第一次向黨敘說自己的胸懷：『記得土地改革那年，我才十八歲，我領着土地證回家以後，娘同我都淌了興奮的眼淚。工作同志來對我說：「陳杏珍，毛主

席分土地給貧雇農民，是爲了大家組織起來發展生產，過更快樂的日子，你也應該在這方面起帶頭作用呀！」當時，我還不大懂得組織起來的意義，如今我已經完全明白了組織起來就是組織互助組、合作社，我一定要帶頭起作用，爭取那美滿幸福的好日子早天來到！」小昌的情緒也很激動，大道理說了一大堆，說來說去就是巴不得一脚就到社會主義。興根也振奮地說：『對，杏珍同志說的話，句句都是我要說的話；共產黨、毛主席說辦的事，都是爲我們農民好。我堅決跟黨走，堅決要辦好合作社！』區長覺得今天雖然只有四個骨幹分子，但他們的認識都不錯，決心也很強，試辦沒有問題。

開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大會了，十八戶人家又是男、女、老、小全部齊到。區長向大家報告了辦社的意義和優越性。聽報告的時候大家情緒高極了，全場沒一個人打瞌睡，偶爾有小孩哭了，媽媽就袒開胸脯把大奶頭塞進孩子嘴巴裏去，雖然晚風很大，可媽媽們的心裏都是熱火火的，一點不覺得冷。報告完了，大家當場就討論了社章，選舉了社長。炳福因爲要主持會議，坐在區長旁邊，杏珍却坐在大家不注目的人羣裏。大家醞釀選舉社長的時候很熱鬧，有的說：『社長當然是閻組長，沒有第二個人了，』有的說：『第二個人有倒有，可惜是個女的，』有的說：『炳福從互助組一脚落來是他領導的，我們各家各戶的底細，他心裏都有本賬，他一個人領導到底就夠了！』又有的說：『辦合作社不比互助組，担子重，事情多，炳福

還太粗心點，頂好再有個細心點的人幫襯幫襯他！』被誰這一點破，大家都轟起來了，尤其是婦女們最來勁，與根女人把孩子一鬆，兩個大奶子還跳在衣襟外面，站起來高聲叫道：『我看新媳婦陳杏珍頂合適，你們大家同意不同意？』除了杏珍的阿婆外，婦女們都異口同聲地回答：『同意啊！新媳婦可是個聰明能幹的人呀！』炳福也在台上介紹了杏珍的長處，台下杏珍的堂房叔公閻金蘭是從來很少說話的人，可那時他也說：『憑良心，真是個好媳婦！』老葵當時沒吭聲，興根却一逕跑到台上去提議說：『要是可以選兩個社長的話，我說炳福當正社長，杏珍當副社長！』大家不等區長答覆，就『同意』、『同意』呀的喊起來了。在舉手表決的時候，杏珍比炳福少兩票半，她的阿公、阿婆是堅決不舉手的，她的丈夫榮華呢，心裏當然想舉，但怕別人取笑他，故又不敢舉，只得躲在人羣後面偷偷地半舉着手，偏偏那興根數票時看手不看人，只顧大聲地問着：『你這人爲什麼不把手舉高一點？』這一下子把大家都引回頭去，榮華羞的連頭都要挨在地上了，全場鼓掌歡笑，大會便在這樣的氣氛下宣告散會了。

杏珍小夫妻兩口子興奮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榮華還難爲情地不敢正眼看老婆，杏珍却大大方方地說：『你選我當副社長，以後可要更起作用呀，別老是怕呀怕的！』說完她頑皮地朝隔牆公婆的房間呶嘴巴，榮華也和她一樣頑皮地答道：『再怕就是烏龜！』杏珍禁不

住笑出聲來。笑聲傳過了隔牆，那對老的也正在爭論着這件事情。阿婆對閻炳福領頭組織合作社是很贊成的，但却担心媳婦出頭露面幹工作，會使家內不和。爲此，她便央求似地自言自語着：『這以後更不好管了！』爛泥大碗沒好聲地喝道：『管不住，你給我去死！』小女兒琳寶知道爸爸要發脾氣了，連忙一聲不響的盤向牀裏壁去，可她小小的心靈却在推敲着：『嫂子當副社長不是挺好的嗎？比我哥哥還能幹，我也舉手選她的呀！』

三

合作社一成立，緊接着就是春耕播種的時候，這個地方往年都是種土棉，去年領導上要求全部改種改良棉，而且從播種開始，要實行一系列的技術改革：如過去播種是直着身子往麥田裏散播，如今却要想辦法在麥田裏進行棉花條播等等。對這樣一個全面的重大的技術改革工作，社員們是不容易一下子接受的，必須要向他們進行很深、很透的說服教育工作。但當時領導上恰恰被社員們那股很高的辦社熱情所麻痺了，以爲只要講明一下道理，宣佈一下計劃就可以了。其實呢，憑良心說，當時技術員向大家解釋的道理，就連炳福、杏珍也沒十分弄清楚。一則他們剛辦社，沒有經驗；二則他們不過是在堅信『聽政府的話不會錯』這一思